

蘇聯名劇譯叢

夫 婦

高爾基著 焦菊隱譯

天下圖書公司

夫 婦

著基
譯隱

爾菊

高焦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——京北・〇五九——

夫 婦

原 作 者 高 爾 基

翻 譯 者 焦 菊 隱

發 行 者 葛 一 虹

出 版 者 天 下 圖 書 公 司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二月

北京第一版

人物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·柴洛瓦涅娃。

索菲雅·伊瓦諾芙娜——安提巴·席考夫的妹妹，一位寡婦。

巴拉蓋雅——一個女僕。

米凱爾（米沙）——安提巴·席考夫的兒子。

壽金——一個看守森林的人。

安提巴·伊瓦諾維契·席考夫——一個木料商人。

巴芙拉（巴莎）——安娜·瑪爾考芙娜·柴洛瓦涅娃的女兒。

瓦西里·巴夫洛維契·穆拉托夫——一個森林管理人。

馬特維葉·伊里契·塔拉卡諾夫——安提巴·席考夫的管賬先生。

史蒂歐泊卡——一個少女。

古士達夫·埃戈洛維契·海威爾恩——安提巴·席考夫的合夥商人。

第一幕

柴洛瓦涅娃的家。在這個低層中產階級的樸素的家庭裏，一間景象灰暗的屋子。中間一張桌子上擺好了吃茶的傢俱。一道門通到廚房，另一道門通到安娜·瑪爾考芙娜的屋裏；在這兩道門中間，又頂着牆放着一張桌子，上邊擺着酒類和各種茶點。右邊，靠牆放着一架風琴，琴頂上擺着幾個照片鏡框，和兩隻花都乾了的花瓶。琴上的牆頭，懸着許多明信片畫片，和一張水彩畫，畫的是修道院女唱詩隊裝束的巴芙拉。有一道窗戶，望出去是房前小花園和街道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，一位樣子修整柔婉的婦人，四十以上的年紀，坐在吃茶的桌子旁邊。她的眼睛不斷向窗子外邊望，傾聽，又煩燥不安地擺弄桌上那些茶杯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她是心情繚亂不安。索菲雅，嘴裏啣着一枝已經熄了的香煙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整個心思都掉在沈思之中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嘆了一口氣）他們來得太遲了。

索菲雅：（看了一眼她的手錶）對啦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我實在奇怪你怎麼總沒有再結婚，索菲雅，伊瓦諾芙娜。

索菲雅：我找不着一個趁心的男人哪。當時一找到，我幾時就結婚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像我們這種僻靜的地方，也真沒有幾個有趣味的男人。

索菲雅：有趣味的男人，倒是可以找到個把，只是想要遇見個嚴肅的，可就難了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要是叫我說的話，你自己就是一個性格嚴肅的女人——就跟你說難遇見的那個男人一樣。所以你應當給自己弄一個穩當的丈夫。

索菲雅：（有一點不情願地回答著）如果丈夫是個穩當的男人，他可又有什麼用處呢？叫他去捉老鼠嗎？（安娜·瑪爾考芙娜難爲情地一笑，對索菲雅透著有點踢促不安的神氣，不知道怎樣跟她談下去才好。索菲雅，兩隻手背在身後，皺着眉用眼睛釘着她看。）告訴我，是誰給巴莎造的謠言——說她的出生略微有一點不正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往四下裏張望着，匆匆忙忙地低着聲音說）那都怪我那個死去的丈夫做的不對——我也總是維護着這件事情，免得給她招麻煩。巴莎一向太心直口快，心裏想什麼，嘴裏就說什麼。這自然是誰也不喜歡的。你明白麼？於是，我的丈夫就懷疑起來，覺得巴莎不是他的女兒——

索菲雅：真的嗎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他確是這樣懷疑過。這是誰都知道的。他一喝醉了酒，就把這件事亂喊起來。他嫉妬此地的一個男人——一個教派裏邊的人！

索菲雅：是壽金的父親嗎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你看，連你也知道了不是。

索菲雅：我只知道從前此地有一個教派裏邊的人，被人給殘殺了。可是並沒有聽說這個人跟你的名字有什麼相干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嘆了一口氣）有沒有什麼相干，我可不知道。（低着聲音）可是，上帝啊，他是被殘殺的呀。（很迅速地望了索菲雅一眼）我的丈夫當初總是一來就瞪着眼睛把她看一會兒，隨後就突然吼叫起來：這不是我的女兒！我是一個下賤人，而你——那就是說我呀——你是一個混蛋！她不是我的女兒！

索菲雅：他有點兒過於喜歡把自己戲劇化了，你說難道不是嗎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那只有上帝曉得！

索菲雅：他打過你嗎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那還用說嗎。不過我對自己並沒有什麼顧慮。我所就憂的，倒是巴莎。我用盡種種方法，到底瞞過了他，把她藏到一個修道院裏去——除去她再也沒有什麼可寄託希望的啦，你明白呀。

（女僕巴拉蓋雅出現在通廚房的門口。）

巴拉蓋雅：他們都來啦！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吓了我一跳，你這個魔鬼！你好像以為是仇人們來啦似的。你要幹什麼？

巴拉蓋雅：要不要我把茶爐端進來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要的時候會告訴你的。走開。

（米凱爾進來。他微微有一點醉意，熱得出着汗。他那張沒有下髯的臉上，掛着一幅疲倦的笑容。）

米凱爾：別堵住門，你這個女人。把你這個塊頭給我挪開。（他伸手去掐那個女僕，把她掐得尖聲叫起來。他於是發着一種像哭的聲音，哈哈大笑。索菲雅站在風琴附近，在她的侄子向着桌子走來的時候，對他直在皺眉。）天真熱呀，我的未來的丈母娘！可是你們還在這裏正忙着你們的茶壺，糖罐——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我們的巴拉蓋雅有一點兒笨——

米凱爾：誰笨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這個女用人哪——

米凱爾：噢，我明白啦。笨的只有她嗎？這我可得記錄下來。

（他轉向擺着茶點的那張桌子走去。索菲雅在風琴上敲了幾下低音的鍵子。）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發着煩惱的調子）這個你爲什麼還要記下來呢？

索菲雅：他是開玩笑，安娜·瑪爾考芙娜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咳，我太不會明白人家的話了。

巴拉蓋雅：（在廚房裏面說）有一個人騎着馬剛到。

索菲雅：那是壽金。安娜·瑪爾考娜美，那是找我的。

（壽金出現在門口。）

壽金：壽金來啦。

索菲雅：（態度嚴厲）我本來想到門外邊去接你呢，耶考夫。

壽金：（鞠着躬）這也沒有關係！喂，大家都好哇！

安娜·瑪爾考娜美（退到窗口去）你們談吧，不要顧忌我。

索菲雅：（向壽金說）怎麼樣？

壽金：他吩咐我告訴你，說他會寫信給你的。

索菲雅：再也沒有別的話了嗎？

壽金：沒有啦，就是這一句。

索菲雅：謝謝你啦。

（她在她腰練上掛着的一個小筆記簿上，記錄下來。米凱爾，斜溜了安娜·瑪爾考娜美一眼，就斟給壽金一杯燒酒。壽金偷偷一口喝下去，做出一副歪鬼臉。）

米凱爾：你爲什麼總是這樣憂鬱呀，耶考夫？

壽金：我賺得工錢總不夠。索菲雅，伊瓦諾美娜，我想告訴你一點事情。

索菲雅：什麼事？

壽金：（向她慢慢走去）昨天那個森林管理員告訴我們的工匠說，像我們這樣經營林莊法，就都應當

被人送去審判的。他說，因為我們的辦法，河水才一天淺似一天的，土地也都一點一點地

毀了的——

索菲雅：好啦。你可以走啦。

米凱爾，走，你這奴才！

（壽金走出去。）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他談的是那個森林管理員嗎？

索菲雅：是的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那個人，簡直是一個難對付的主顧。他跟誰都吵嘴，跟誰都打官司，可是永遠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，並且把所有空閒的時間，都花在玩紙牌上。他是個單身漢，又有這麼一個好工作——爲什麼不結婚呢？如今的年月，人們都不注意家庭生活啦。

米凱爾：他們不注意家庭生活嗎？可是我怎麼樣呢？我正要結婚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你自然是正要結婚的——是受你父親的命令呀。（這句話本是她無意中順口溜出來的，可是剛剛說出，就覺得難乎爲情，趕快走進廚房裏去，一邊走着嘴裏一邊嘟囔着。）

索菲雅：（向米凱爾說）你的舉止壞極啦。

米凱爾：我嗎？那我以後不再這樣啦。——你喜歡我的未婚妻嗎？

索菲雅：她長得好看，單純——忠實。你喜歡她嗎？

米凱爾：噯，喜歡；我甚至於有一點兒替她可惜。——你看她怎麼會弄上一個像我這樣兒的丈夫呢？

索菲雅：你嚴肅嗎？

米凱爾：我不知道。我相信我是嚴肅的。

索菲雅：那好極啦。也許她會引起你想想你自己的。這也該是你想想自己的時候了。

米凱爾：我就這樣辦。

索菲雅：你到處荒唐得太多了，總是玩耍——

米凱爾：那是人類的本性呀。就拿我的未婚妻來說吧——她也是好玩耍的呀——玩耍一套單純善良的

把戲呀——

索菲雅：（用力瞪着他看）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她確確實實是忠實老誠的。

米凱爾：貓也老實呀。可是你不信欺騙一隻貓去試試看。

索菲雅：這和欺騙又有什麼關係？

米凱爾：你知道是什麼關係嗎？假定叫父親娶了她而我也得到一張遺散的字據的話，那要安穩得多！

索菲雅：這簡直是太胡說啦！

米凱爾：無論如何，即或他現在不娶她，以後也是會把他從我手裏奪去的。她老實。

索菲雅：住嘴吧。你這種想法叫人有多麼惡心！（她顯然是激怒地，從他身邊走開。）

米凱爾：（安詳地大笑著斟了一杯葡萄酒，背誦起來）

水裏反映出來的一朵花，

引誘我伸手去摘它；

然而我五個指頭所抓住的，

只是綠顏色的黏泥沙。

索菲雅：這是什麼意思？

米凱爾：一點意思都沒有，只是一個玩笑罷了。

索菲雅：注意，米沙，生命是嚴肅的。

（安提巴·席考夫和巴芙拉從前廳走進來。安提巴年紀將近五十的樣子，黑下髯上微微有一點發灰的意思，黑眼眉，曲彎的頭髮在兩個太陽穴上已經拔上去。巴芙拉穿著一件簡樸的藍衣服，沒有胸衣，活像一件外套。頭和肩上蒙著一條薄紗的藍頭巾。）

巴芙拉：我永遠說實話。

安提巴：你嗎？咱們往後瞧吧。

巴芙拉：你會瞧得明白的。母親呢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在廚房裏面）我就來啦。

（安提巴走向擺着茶點的那張桌子。巴芙拉微笑着慢慢走向索菲雅。）

索菲雅：疲倦了嗎？

巴芙拉：天熱。我渴了。

索菲雅：你這衣服是自己做的嗎？

巴芙拉：是的。怎麼？

索菲雅：你穿着很合適。

巴芙拉：我喜歡這種衣服隨便——

安提巴：（向米凱爾說）當心一點，你的酒可喝得太多啦……，不小心會做出蠢事情來的。
米凱爾：一個就要結婚的人，必須從各方面表現表現自己。

（安提巴扶過他兒子的肩膀來，板着面孔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。米凱爾咯咯地笑。）
索菲雅：（突然低着聲音向巴芙拉說）那一個比較漂亮？

巴芙拉：老的那個。

安提巴：閉上嘴！

索菲雅：（沉着地）你這是怎麼啦，安提巴？

安提巴：（難爲情地）你得饒恕我，巴芙拉。尼古拉葉芙娜。那是爲了我的好處。
巴芙拉：爲你的什麼好處？

安提巴：是這麼一個情形——

（安娜·瑪爾考芙娜托着麵餅進來。）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來，先生太太們，請——吃點東西。

巴芙拉：（向安提巴說）你得和氣着點，不然我可就怕你啦。

安提巴：（溫和地微笑着）你永遠提了又提你這個心愛的題目——和氣。啊，我的孩子——（以下的話他低下聲音去對她接着說。）

不凱爾：（雖然微醉，却發現了自己在這裏有一點多餘，就在屋子裏四下蕩着，自己跟自己咯咯地暗笑。他走過索菲雅面前的時候，向她說）這裏像是一個雞籠——一點往四下裏走走的富裕地方都沒有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興奮地看着大家，向索菲雅走來）請到桌子那兒坐下去。你叫大家都坐下去——他們不聽我的話。

索菲雅：（凝思地）我喜歡你的女兒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噢！盼望上帝准你一直喜歡下去！我希望你能照顧她，改正她對事情的錯誤——

索菲雅：我當然會的。我們女人們永遠得同心協力。

巴芙拉：（用一種驚訝的調子向安提巴說）一般人們會怎麼樣呢？

安提巴：他們會怎麼樣嗎？

巴美拉：他們會怎樣想法呢？

安提巴：（感情地）我才一點也不在乎呢！讓他們隨便怎麼樣想去好啦。人們！我叨了他們什麼光了呢？只有受苦和侮辱。幫着我把我的生活建立起來的，只有這個——我自己的這隻胳膊！我有什麼可掛念人們的？（他一口吞下一些燒酒，抄起一塊飯單來抹抹嘴。）現在呢，你是我的——我們先這麼說吧——未來的兒媳。你永遠說一個人應當溫文和氣。這是我見你的第四回，可是你每次的談話永遠是一個樣子的。這是因為你一向住在修道院——在純潔的生活中活着的。等到你臨到非和一般人活在一起不可的時候，你就不會唱這樣的調子了，我的親愛的！到那個時候，有時會弄得叫你眼看着城市心裏却恨不得放火把它燒掉的——

巴美拉：那我自己可不是也就燒死在裏邊啦。

安提巴：咳，我會使你——不會，你不會燒死的。

安娜·瑪蘭考美娜：你怎麼不喝點兒吃點兒呢，米凱爾·安提巴維契？

米凱爾：父親不許我——

安提巴：不許你什麼？

米凱爾：而且我的未婚妻也沒有請我吃呀。

巴美拉：（臉上一紅，鞠躬）請來吧，我給你斟——

米凱爾：給你自己也斟一點。

巴芙拉：我不喜歡這種酒——

米凱爾：可是我極其喜歡燒酒。

巴芙拉：據說燒酒對於人不大好。

米凱爾：忽然又不好啦！喲，你可別不信呀！你得注意你的健康啊！

安提巴：健康！如今的人們就不懂強壯和健康是怎麼一回事。我的話對吧，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？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我可不知道。我的巴沙呀——

安提巴：我所談的自然不是你的女兒。不過，如果你願意的話，就拿我的兒子打比方吧——他並沒有

喝多少酒，是吧？可是他的眼睛已經模糊啦，臉上的神色也已經發呆啦——

索菲雅：你說話要多加小心。

安娜·瑪爾考芙娜：（驚訝）你的兒子還年輕呢。

安提巴：（向索菲雅說）我所說的是實話。安娜·瑪爾考芙娜知道當年人們喝酒都是怎麼個樣子的。

她那個老男人總是連着幾個星期站在那兒一口氣就把酒舐乾了的。（向安娜·瑪爾考芙娜說

道）至於說年輕不年輕，那並不太重要，青年是暫時的，是轉眼就過去的。

（空氣緊張，每個人都像在耽心着會發生什麼事情似的，你觀察着我，我觀察着你。索菲雅十分

公開地拿眼睛釘着她的弟弟和巴芙拉。米凱爾一邊用遲鈍的醉眼瞪着他的父親，一邊吸着煙。巴

芙拉往四下投射着驚慌的視線。安提巴坐在擺茶點的桌子旁邊。巴芙拉從茶爐上把茶壺端下來。

她的母親在桌邊煩燥不安，向她耳語着：「啊，巴莎親愛的，我害怕。」

索菲雅：（向安提巴說）你喝得不多點嗎？

安提巴：（鬱悶地）看樣子，你不了解我——

索菲雅：就算我不了解你，你最好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腳步——

安提巴：別管這個事。我自己做的事自己並不糊塗。

索菲雅：你敢担保嗎？（他們互相看了一眼）你這是怎麼啦？

安提巴：他能做她的怎麼樣一種配偶？他是沒有法子改變的，然而她可就要白白地毀壞——

索菲雅：（走回去）你要明白這一點：那樣的事情你可簡直不該做！

安提巴：別說話。不要對我提什麼意見。你提意見也只有把事情弄得更壞的。

米凱爾：（暗暗一笑）這個婚約真沒有一點可叫人快活的。誰都在小着聲音談論——

安提巴：那是你的姑姑——她太嚴肅啦。哎，可惜這裏再多上些人就好啦。

巴芙拉：你看，你也需要人們啦吧。

安提巴：抓住我的把柄吧！你的思想可真是固執，巴芙拉·尼古拉葉芙娜。嗯，一個女人倒也是應該

這樣的——她必須堅持自己的意思，誰都反對。

巴芙娜：那麼，一個男人又如何呢？

安提巴：一個男人嗎？男人就不同啦。男人是野的。即或有東西砍到他的心上，他也要向着那個東西